

彭国梁 选编

悠闲生活艺术

汪曾祺

钟叔河

贾平凹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蒙：吃的 5 W

黄裳：茶馆

钟叔河：《知堂谈吃》序

彭国梁 选编

悠闲生活艺术

汪曾祺 钟叔河 贾平凹 等著



00513989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悠闲生活艺术

彭国梁 选编

责任编辑:唐昆雄

特约编辑:林 泉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大南印刷厂印刷

1992年11月第1版 1993年10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插页:2

字数385,000 印数:00,001—10,000

ISBN7-221-02776-5

I. 331 定价:9.80元

目 录

王 蒙

吃的 5W	(1)
-------------	-----

忆明珠

醉福	(5)
茗边小语	(9)
小谈我的苦与乐	(13)

邓友梅

饮食文化意识流	(16)
---------------	------

冯骥才

无书的日子	(20)
空屋	(23)

孙 犁

黄鹂	(27)
石子	(30)
书的梦	(33)

许 淇

茶酒之道	(39)
------------	------

汪曾祺

泡茶馆	(48)
故乡的食物	(55)
吃食和文化	(68)
手把羊肉	(75)

香港的鸟	(76)
猴王的罗曼史	(78)
读廉价书	(80)
萝卜	(86)
五味	(90)
《学人谈吃》序	(93)
余秋雨	
《文化苦旅》自序	(99)
夜航船	(103)
夜雨诗意	(109)
藏书忧	(114)
余树森	
“寒暑斋”小记	(121)
张承志	
静夜功课	(123)
张 洁	
醉也难不醉也难	(126)
何 为	
佳茗似佳人	(129)
杨羽仪	
水乡茶居	(132)
陆文夫	
酒话	(136)
吃喝之外	(139)
陈 村	
看《披头士》	(144)
弯人自述	(145)
家的闲落	(153)

陈从周

- 天一阁中作客情····· (159)
- 小巷人家····· (160)
- 说景····· (162)
- 说竹····· (164)
- 裱画店····· (165)
- 豫园顾曲····· (166)
- 湖楼····· (168)

钟叔河

- 《知堂谈吃》序····· (170)

贾平凹

- 闲人····· (172)
- 弈人····· (176)
- 酒····· (180)
- 静虚村记····· (182)
- 品茶····· (186)
- 牌玩····· (189)
- 观沙砾记····· (193)
- 钓者····· (194)
- 陋室····· (199)

高洪波

- 烟议····· (202)

高晓声

- 壶边天下····· (207)

秦瘦鸥

- 俗客谈茶····· (216)

黄裳

- 茶馆····· (219)

黄苗子

床虱····· (223)

酒故····· (226)

黄宗江

陋室珍壁录····· (231)

今之优····· (237)

萧乾

茶在英国····· (242)

泡····· (247)

谌容

劝酒····· (249)

舒婷

斗酒不过三杯····· (252)

民食天地····· (255)

端木蕻良

石头记胜····· (261)

台静农

我与书艺····· (264)

艾雯

一个人在旅途上····· (268)

昙花开的晚上····· (271)

万物皆有情····· (274)

水流心不竞····· (278)

叶笛

星期日的公园····· (280)

美人鱼····· (281)

许达然

趺然想起散步····· (284)

逛书店·····	(287)
看石头·····	(289)
闲·····	(290)
猎·····	(294)
无聊·····	(295)
看弄狮·····	(298)

羊令野

你从鸟声中醒来·····	(302)
--------------	-------

李 敖

无为先生传·····	(305)
长袍心理学·····	(307)
论“快乐律”·····	(312)
论和尚吃肉·····	(316)
音乐——华夷交响乐·····	(320)
独身者的独白·····	(327)

吴显敏

行过悠闲岁月·····	(331)
-------------	-------

余光中

逍遥游·····	(334)
九张床·····	(340)
何以解忧·····	(345)

杨 牧

山中书·····	(357)
炉边·····	(359)

季 季

抽屉·····	(364)
---------	-------

柏 杨

牛仔裤和长头发·····	(369)
--------------	-------

洛 夫

- 独饮小记..... (371)
- 画眉之死..... (375)
- 裸泳记..... (379)
- 诗人与酒..... (387)
- 女人与诗..... (391)
- 夜诗杂记..... (395)
- 养鸟记趣..... (399)
- 吃茶二三事..... (403)
- 初试美人舌..... (405)

钟梅音

- 乡居亲情..... (408)
- 有朋自远方来..... (410)

徐钟佩

- 闲情..... (413)

康来新

- 茶余酒后..... (416)

叶延滨

- 衣食住行..... (424)

颜元叔

- 懒猫百态..... (433)

郭 枫

- 空山鸟语..... (438)
- 坐对一山青..... (440)
- 草虫的村落..... (443)

尤 今

- 木屐..... (446)
- 烟瘾..... (449)

异乡咖啡缘.....	(449)
许世旭	
倦鸟觅食记.....	(451)
养草记.....	(454)
赵淑侠	
谈狗.....	(457)
曾敏之	
弈棋的艺术.....	(465)
倾谈的情操	(467)
萧 白	
那晚在酒中.....	(470)
编后记	(472)

王 蒙 (1 篇)

吃的 5 W

有些餐馆的环境给我留下的印象比那里的食物留下的印象还深。不知道这算异化、移情、升华？

~ 1957 年春节刚过，新婚的我俩去北海仿膳吃饭。那时的仿膳在北海后门附近，像个安静的小院子，顾客不多，十分雅致。你叫过了菜，他一点一点地从头做，上一个菜要等老半天。我当时年轻，土包子，嫌他们上菜慢，啧有烦言。后来明白了，找一个清雅的地方，上菜慢的地方吃饭，痛痛快快地边吃边谈它两个钟头容易吗？

50 年代北京苏联展览馆建成，莫斯科餐厅开始营业，在北京“食民”中间还引起过小小的激动。份饭最高标准十元，已经令人咋舌。基辅黄油鸡卷、乌克兰红菜汤、银制餐具、餐厅柱子上的松鼠尾花纹与屋顶上的雪花图案，连同上茶的一丝不苟的程序……都引起了真诚的赞叹和艳羡。曾几何时，莫斯科餐厅的名称依旧，您点完菜，一股脑儿把乌里乌涂的凉菜热菜汤面包咖啡五分钟内全给你端来，还喊一声“齐了！”倒是不会招引我上菜太慢的抱怨了。

四川饭店和同和居后院的环境我也喜欢。像居家，像府第，庭院深深，院里有树木花草，室内有中式字画，都给人一种安谧和

幽古的感觉。五年前一次在四川饭店用饭，同桌的有某国驻华大使，还有一位外国老作家，可惜，饭还没吃完，服务员之间发生了摩擦，这个也不管了，那个也不来了，一桌食客被晒了一段时间，使我知道这家餐馆的厉害了。

国外的餐馆也是十分注意环境特色、情调氛围的。在美国费城，我去过一家墨西哥餐馆，它力求提供一种墨西哥农家的气氛，一间一间的餐室，有的墙壁是裸露的红砖，有的墙壁是抹了一半而且凹凸不平的泥巴。在衣阿华市，一家餐馆名“衣阿华电力”，它就是在发电厂的旧址上修的。依我们的一般想法，发电厂改餐馆，那就非得彻底改变而貌不可。可这家餐馆呢，各种电缆管道、防护设备、调试装置，基本上不予拆除，而且涂上油漆使之醒目，明明白白地名符其实，让你跑到“电力”里去吃饭。在这时在吃饭使你痛感一种工业文明的几何图形的美，例如可以使你联想到巴黎的蓬皮杜中心，蓬皮杜中心的电梯也是安装在曲曲弯弯的“玻璃管道”中的，上上下下的人活像循环变化的化学药液在管道中运行一样。再说洛杉矶有一家餐馆，充分利用了一节古老的有轨电车，电车放在餐厅中，成为装饰也成为特间，“车厢”里布置着几张餐桌，到车厢特桌去吃饭，要多付钱的。餐厅大柱子上还贴着一张30年代的演戏广告，此广告、此有轨电车车厢，大可以满足一些老年人的思古之幽情的。

在墙壁上或糊顶棚时贴报纸，在我国的贫穷的农村是比比可见的，毋庸置疑，它哪里比得上例如上了油漆的天花板，刷白了的灰顶子，贴着塑料壁纸的墙壁，但偏偏纽约有一家咖啡馆，墙上，天花板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旧报纸，外刷一层透明漆。您在那里喝着饮料，吃着小吃，一抬头，兴许看见邱吉尔要不就是希特勒的新闻图像。这样一种想象力确是值得称道的。

比较起来，海外的中国餐馆多半是红艳艳的，灯笼是红的，墙

饰是红的，女服务员身穿也是一身大红，反显贫乏单调。为什么不能把例如四合院式的餐馆与中国书画、硬木家具式的国货出口到海外餐馆去呢？重庆有一家餐馆，房、墙、桌、凳用具，全部是竹子的，何等地喜人！

除了硬件，当然还有软件。一些餐馆一到晚上就有人弹钢琴，有的还演奏竖琴。当然也有上乐队的，至少有录音音乐在放送。一些餐馆有意地把灯光调得比较暗，大概是追求一种朦胧美吧，可能与在“公开性”中照顾“隐私权”的考虑也有关。好的餐馆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催客人，除非你特别提出要求，否则他总是不慌不忙地请你点菜，上菜。本来么，吃并不是唯一的目的，如果只着眼于胃，大可不必上餐馆来。换个环境，休息休息，找个说话的机会和说话的地方，这才使餐饮业大大兴盛起来的。

国外有些餐馆很注意宣传本店当年曾招徕过什么名人雅士。如某个餐馆是海明威、马克·吐温常去的地方；某个餐馆夏目漱石是那儿的常客。我还去过一家伦敦的古老餐馆，据说是狄更斯在那里吃过饭呢。可惜我没有把这些餐馆的名字记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这样做呢？

看来不仅新闻需要 5W，餐馆也要讲 5W 的，那不仅问（吃）什么，而且问何时、何地、何人，为何与如何（吃）的。说到如何，我不免想起中餐里的“桃花泛”，就是锅巴。把热锅巴端到餐桌上，把桃花色的调料当众一浇，“滋拉”一响，也算个游戏。据说这个茶抗日地期在重庆叫作“轰炸东京”，吃菜抗日，这样的命名真不知道是太痴诚还是太虚伪矫情。

这种上菜的戏剧性表演不免使我想起西餐的一种作法，上一种热菜特别是鱼与配菜时，每个大盘子上扣着一个大如钢盔的铜帽子，全部菜上好，上来一组服务员，每人抓住两个铜帽子的顶端，一、二同时掀开，露出热气腾腾的鱼块。这种表演贵在新鲜感，如果熟知其路数，就没意思了。

吃饭的讲究往往不仅表现在吃什么上，更表现在如何吃上，如中餐的吃螃蟹，吃完螃蟹用菊花水洗手，另换一桌进正餐。如西餐的喝酒，吃开胃菜时喝啤酒或香槟，吃水产时喝白葡萄酒，吃肉菜时喝红葡萄酒，饭后喝白兰地这类的助消化酒，各种酒用的酒杯各有特色，各有一套说法，如白兰地杯肚大口小，以收拢香味；啤酒杯口大以利顶着泡沫。中国人出国往往只用一种啤酒贯彻始终，这和几十个人饭后要甜食全部要冰激淋一样，比较不了解西餐。

当然，讲5W，绝不仅限于餐馆。老乡炕头，盘腿而坐，红薯粥，贴饼子，其乐何如？行军途中，蹲在树荫下，扒几口炒米，喝口凉水，就个蒜瓣解毒，也是甘之若饴。天山南部，维族老乡赶“巴扎”，中午饿了，把腰里揣的“馕”掏出，扔向大渠水流上方，待水将馕冲下，捡起，再扔上，再冲下，再捡再扔再冲再捡，最后，“馕”也软了，水也吸足了，眼不见泥沙为净，在蓝天与黄沙之间食之，还不是十分淳美？至于各地方小吃，庙会排档，牛肉线粉，开封炸糕，宁夏羊杂，卤煮火烧，宁波汤元，四川抄手，大众食品，物美价廉，优越性也多着呢！

总之，谈吃不恋吃，广用博闻，能上能下，一簞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稀奇古怪，不惧其异；讲究排场，不失其志；以吃会友，意不在吃，不吃亦友；庶几可以言吃。吃之为吃之，不吃为不吃，是吃也。

忆明珠（3篇）

醉 福

人生能得一醉，醉而难得一哭。据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又道是：“革命流血不流泪”，这当然令人激扬奋发。然而大丈夫倚天仗剑，酒浇块垒，泪洒山河，不也够得上当行本色的吗？

我大醉了，真所谓“酩酊”大醉了。我好饮，实不善饮，往往“饮少辄醉”。但像这样的大醉，并不经常发生。这一回，“有朋自远方来”。几年前结的一位朋友——一位老剧作家，不知为何发了豪兴，从他的家乡来这座滨江的小城看望我。我有点受宠若惊。少不了备了点薄酒野味，为客洗尘。平生屡为阶下囚，偶充座上主，已经飘飘然若有凌云之气，情不自禁，一杯复一杯地向客人劝酒不止。结果，客人朱颜未酡，我自己却落得不推自倒了。

我被同饮诸君从八仙桌肚下拖起，扶到一张床上，又七手八脚地给我脱鞋子，拉被子，垫枕闲。“他哭了！”有谁尖声喊起来。我知道，我哭了。因为我觉出一股热泪从眼角涌出，如堵不住的泉水，在脸颊上纵横奔流，颇有点淋漓尽致呢！人们开始讨论怎样为我解酒。有的说用冷毛帽捂头；有的说沏上一杯酩酊的苦茶；有的说快到厨房拿醋，灌上半瓶镇江醋，保证醒转，醋解酒的效果至佳，等等。方案很多，好像只是提出来供参考选择，并未加以实施。房间内渐趋寂静，不久，却从隔壁传来忽而“大饼”，忽

而“油条”的叫牌声。我的朋友们就把酒桌当牌桌，打起麻将来了。这种活儿，我们给它取了个代号，叫做“修长城”。

我猛然觉察到，我被遗弃了。刚才还互相举杯共饮的好友们，大概以为我已经醉得人事不知，便像替我治丧装殓似的，马马虎虎应付一番，遂即把我撇在一旁，跑到隔壁寻欢作乐起来，这还叫什么朋友情谊！我恨不能抡起拳头，把板凳、桌子砸个稀巴烂。但我挪不动手脚，它们好像脱离我独立出去，成了我的身外之物，漠然地看着我遭受人家欺凌，不作任何表示。这更使我的滚滚热泪一放难收。我怎会如此孤立无援，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呢？我微睁开眼，惶怕地寻望四周，透过模糊的泪水，忽然发现是他——是我的那位远道来访的客人，正独自守在我的床边，暗暗地陪着我流泪呢！他的眼圈红红的，这不完全由于酒的刺激，至少有一半是因为他不断地擦泪，才把眼睛搓揉成这个样子。我仿佛真正起死回生似的，亲眼风到了我死后的情景。平日亲近的人全不见踪影，倒是一位远客不巧遇上我的死，却成了唯一的守灵者。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他完全是以长者的仁心垂怜于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亡魂啊！这时我再也不能只默默流泪，便尽情地放开悲声号啕大哭了，客人也抱住我的头痛哭不已。隔壁牌桌的朋友闻声涌来，他们肯定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之祸。我无心理睬他们了，当他们乱嘈嘈慌成一团的时候，我陡觉万分疲惫，浑身血管里的血好像全已淌尽，头脑轰的一声，整个身躯像一片枯叶，轻盈而无可挽回地跌落向黑沉沉的虚空里去——那是睡的王國，又叫黑甜乡。可惜我一点也不曾领略它的黑与甜，便睡了过去。

等我一觉睡来，已是第二天的日上三竿。客人来去匆匆等不及跟我告别，已乘船离去。朋友们虽常与我共饮，在这之前，还并未注意到我有醉哭的毛病。一是我努力控制自己少醉，更避免大醉，再者我的醉哭，一般不哭出声，装作睡的样子，脸向暗处，

有多少泪都流得了，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所以朋友们像报告新闻般把我 昨日的醉态，绘声绘影地又详尽地描述了一番。他们还透露，那位剧作家行前再三叮嘱要留心观察我醒后的情况。因为他认为我的醉哭，必定有着什么伤心事，而伤心事无不发生在男女之间。他臆测我当初可能有位女友，类似潇湘妃子式的人物，也葬过花，也焚过稿，最后她自己也像花一样地被葬了，也像诗稿一样地被焚了。这种事，谁逢上都伤心，所以我的那位客人，表示对我的醉哭能够充分理解。朋友们还说他虽也醉醺醺的，但决非逢场作戏，他是一片真情地陪我同哭。直至我睡熟多时，他才噙着泪水，离开我的床边。

我哈哈大笑，大笑不止。笑过一阵，觉得实在有趣，又复大笑。朋友们大为惊诧：“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哪里会那么浪漫蒂克！我的醉哭，一向与女人无关。醉了就哭，什么都不为，只觉得哭哭舒服，就非得舒服一下不可。流上一通眼泪，窝藏在肚子里的什么东西好像全跟泪水走了，心境会像水晶般的透明、空灵。这样就可以睡个好觉。一觉醒来，揉揉眼，伸伸腰，江山如旧，我也依然故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那么，这一次的醉哭，为什么会哭得这般伤心，一点来由都没有吗？也许有一点。当大伙拖我到床上的时候，我很有点紧张，莫非要拖我到法场？这好不堪设想。不论什么场，我都厌恶透了。甚至包括官场，甚至包括情场。然而纯属偶然，这当儿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千字文》开头的几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难道我便是这玄黄、洪荒之中的一粒微尘吗？否则我怎会这般软弱无力而任人摆布？于是一阵苍凉之感掠过心头，便不禁流下泪来。而后，又以为自己的被遗弃，才大哭；这时大概也真的大醉了。总之，跟我的客人所臆测者，相差甚远。

但，我对这位软心肠的朋友，并无丝毫讥笑的意思。只因他的臆测太有趣，才令人忍俊不止的。这带有自我欣赏的成分，并